

藏

書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一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

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
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爲項羽窘。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
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滕公可人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季布樂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

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

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漸良久曰：河東吾股肱
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
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
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
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
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
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
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

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雷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歿。」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
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
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
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
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
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
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布
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

軍。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求。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欒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

沛公入關破秦，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爲汾陰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此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畱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

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

奈何中道而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

說王曰夫天下寡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

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

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

先首免矣一等是誰今之消變是也

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

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

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懸

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

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

辭聞上曰壯士計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
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彥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
苦如生平。懽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
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公。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
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
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

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歿一身者
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一塞死不恨矣且
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航遂歿當此一時名聞天下張
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
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佐公相都守者及孝
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思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

名臣傳

卷

七

以莊見憚。武帝卽傳黯爲謁者。東越相殺。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國異俗，然不足
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潁川，
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卽伏矯制之罪。
好○是○帝○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歸田里。上聞之，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臣好○是○帝○因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臣好○是○帝○擇丞史而任之。

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好學小類之好學閭閻內不出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好學都尉列於九

黜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

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依全、心、以、上、年、老任氣節內行修

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伯袁盎之為人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二黜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治乎上默然怒

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黜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好皇帝黯多病在助為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亦不能奪之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好○皇○帝○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吐詞不冠至如黯見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

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
仇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
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
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
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
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
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
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

重益貴君不可入拜黜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
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黜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黜
行大將軍過於平王淮南王謀反憚黜曰好直諫守節必義難
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榮不振落耳始黜列爲九
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黜同位
黜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
大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列或尊用過之黜實心福
又如何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亦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黜器上曰人果不可以無

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發民贖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爭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負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置以劫盜。一以事去家。所鹵獲。因予

之以謝天下之士。總不能。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驕子愚民安知市賈。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關。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黜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上令黜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字子卿，涿郡人，生

蘇武建之子。武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親，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盡歸漢使路充謂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謂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怒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

乃歿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藥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遣使曉武嘗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歿單于募降者赦罪單于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

謂相坐復舉劍持入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衣數萬馬畜彌山富貴

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

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

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

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

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

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尅若知我不

陳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
不可勝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然匈奴以爲武死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
乃得歸別置武於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牛臥起操
持節旄盡落積五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
能網紡繳檠一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
病賜武馬畜服罽毼王歿後人衆徙去其冬下令

盜武牛羊武復寡人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誦武詩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單于復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寬騎不得懼恐歎藥而歎來時太夫人已不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

初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前坐事歿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
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
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
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
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
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
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

有功德知名當世。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歿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

行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過失是時上年老

趙婕妤好皇帝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

察羣臣唯光任六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

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好皇帝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好皇帝周好皇帝光頓首讓曰臣

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好皇帝人不如光上以光爲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好皇帝拜臥內牀下受

遺詔輔少主明日好皇帝號是爲孝昭皇

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
七尺三寸自皙。疏眉。美須。每出入下殿門止進
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肖。授光光欲
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
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莫不多光。帝既冠。遂委
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西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
崩。亡嗣。武帝六男。獨廣。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指，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自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懼，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狂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定光曰昌邑王行昏
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失色莫敢發言田延
年前離席趨列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
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歿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曰
臣當受命於天

曰九卿責元是也天下匈匈不

尤當受命於天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嗟大將軍令
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
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
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
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
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大、識、見光勅左右謹宿衛率有物

故自裁令我負天一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
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
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
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
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
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
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之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
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

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

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卽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窆

○金日磾

夷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

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駢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好。皇。子。帝。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歿。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不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且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

左右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摔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六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許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肖其馬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柁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

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秬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

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到疾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
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心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天子主故因賜姓金
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
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僞僕

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衣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拄五鹿君故前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馮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次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

之宣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輕○滑○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大○是○，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直○言○。元帝○一○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杜善共○一○言，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滅、成、髡、章免官。成帝立，○一○爲諫大夫，遷司隸校

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三代之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
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
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
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
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
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
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
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

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歿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歿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定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歿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

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
事霍氏復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
斧斬門關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
不聽妻言而死要無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
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龔舍龔壽邴漢曼容薛方邴相邴越相子

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
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

陶王已聞勝名及卽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宓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鑿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指初琅琊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

養志自修爲官不冝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莽旣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上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自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幸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歿。歿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龕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有紀遂、王恩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遂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

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
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
子四友。病歿。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
曰。歿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
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
強致。隃麋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
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

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粟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卽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旣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

以爲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若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佩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者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

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誦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辯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船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然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

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歿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入滿朝君十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歿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蓋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

則孔融雖歿其所裨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歿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

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慎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梅福、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贄貽譙瑛

譙玄，字君實，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選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

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天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改者備禮錢之若玄不肯起便

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然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歿。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肖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

年迹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
官衛士令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
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
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
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歿述聞
業歿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業子暈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亦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奇甚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
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
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梁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
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卽位徵
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
東北舍酒三撰言同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
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

乃當車拔佩刀以斷韉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曰朕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爲天疲故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瞶不復言帝令憲即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之不虛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

其功聞楊曉水脉召其子之曰昔成帝用方進之
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
願以歿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
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
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
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
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
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羸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浮利者。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不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心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肖，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

補袁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
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詞夫作者云
耳